



春痕处处 落红飘飘

徐志摩 / 漫话世情

我常常想像一篇完全的小说
像一首完全的抒情诗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广播电台



春痕处处，落红飘飘

——徐志摩漫话世情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春痕处处,落红飘飘:徐志摩漫话世情 / 徐志摩著.
— 天津: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3.4
(再读徐志摩)
ISBN 978-7-201-08029-1

I. ①春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现代
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50816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黄 沛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: 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69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: tjrmcbs@126.com

高教社(天津)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700 × 960 毫米 16 开本 10 印张 2 插页

字数:200 千字

定 价: 29.00 元

雾里看世情

(代序)

陆小曼曾说,徐志摩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成就,远不能与他的诗歌散文成就相比,“他缺少写小说的天才,每次他老是不满意,我看了也是觉得少了点甚么似的”。这评语大致是不错的,徐志摩在编撰故事方面,确实没有他在诗歌散文上那种天马行空般的洒脱飘逸之气。徐志摩自己也承认,“我实在不会写小说,虽则我很想学写”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小说创作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他心目中,也有好的小说的标准:“我常常想像一篇完全的小说,像一首完全的抒情诗,有它特具的生动的气韵,精密的结构,灵异的闪光。”在为凌叔华小说《花之寺》写的广告词中,他对小说写作提出了很有些见地的说法——

“写小说不难,难在作者对人生能运用他的智慧化出一个态度来。从这个态度我们照见人生的真际,也从这个态度我们认识作者的性情。”

无疑,徐志摩提出了一个小说家不可回避的论点:必须观照社会与人生,让读者从小说中去感悟人世的悲欢和人生的真谛。

正因为有这样的看法,所以徐志摩的小说便与现实生活、人际遭

徐志摩漫话世情

遇息息相关。他的小说未必有跌宕起伏的情节,总体上呈一种忧郁的色调,一番人世的叹惋,却也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生活情状。由于徐志摩的小说创作数量有限,本书在收录其侧重于世情世态的小说以外,也收录了他的一些有关人情世态的散文,本书总体上是要给读者呈现一幅那个时代的世情图景。

徐志摩的小说很写实,其特点不在于情节的曲折,而在于对某些细节的深入刻画,尤其是在人物心理描写方面,惟妙惟肖。就内容而言,主要为爱情故事、社会与人生故事、童话故事等。

《船上》写一个二十岁的城市女孩与妈妈坐船到乡间去,第一次如此亲近大自然,让她充满了新奇感,“她恨不得自己也是个乡下孩子”,自由自在。故事情节很简单,而描写姑娘的心理却十分细腻。《一个清清的早上》是关于单相思的岑先生的描写:他躺在床上,翻来覆去,想着那女郎爱自己吗?懂自己吗?“她要是真做了我的……哈哈……”要是让她挽着自己的臂膀一起出去,让旁人见了羡慕,那是怎样的得意……哼,别做梦了,越想越烦,只好起床,高喊:老崔,老崔,打洗脸水!对一个胡思乱想的人心态的描写,可谓入木三分。

《老李》也有细致的心理描述。对于这个整天想着算学问题和道德问题的怪人的心态,作者很幽默地说他总是在学校走廊“独自低头伸着一个手指走来走去”,风光、金钱、男女、名利、游戏、风雅,全不在他心上;然而面对族人与他争校长职位、争家族祭产,他又是毫不退让的。故事的结局出人意料地悲惨:他被族人杀了!这情节使平铺直叙的文字陡现波澜。

《春痕》描述了青年人之间的爱恋,不同的鲜花在春、夏、秋不同的季节中,流露着相同的美丽光彩。爱,总是很令人神魂颠倒的。然而,岁

月催人老。十年的光阴,让春痕当年可爱的影像,失去了妖艳的颜色,淡化在了轻霭薄雾之中。故事透着缠绵,而结局出人意料,没有给读者一个团圆的收尾,倒使小说情节有了一个大的起伏。关于这篇小说的社会内涵,徐志摩说是蕴含着“一个人道的抗议”,即抗议“世俗的习惯”,“让人做妻做母负担之惨酷”。

《两姊妹》属于意识流一样的作品,作者显然偏重于表现女人对过往的怀念、对当下境况的厌恶的情绪,而不在于故事情节本身发展的来龙去脉。

《“浓得化不开”(星加坡)》中细致的心理描写,也呈现的是一种意识流。主人公廉枫在梦中,神游于鲜花艳草、女人肉色,以及戏剧里唐明皇、正德皇帝的生活之中,还坐在飞驰于柔波暖风中的厂车里,感受西洋与中土交织的湖光山色。他希望得到爱,然而待他从梦中醒来时,感觉鲜花、奶油和女人等等,那一切都显露着青面獠牙的可憎面目。小说没有很完整的情节,却充满了奇幻色彩,上天入地,很符合思想意识的奔放不羁。

以廉枫为主人公的小说有三篇,构成一个系列。第二篇是《“浓得化不开”之二(香港)》。这一篇写廉枫在香港上山游览的感受。一边是一位让他想入非非的美丽女郎,让他产生无边的诗情;另一边是一位拖着病体往山上挑砖瓦的女劳工,操着破烂的粤音向他要钱,让他眼前总浮现着那“焦枯得像贝壳似的手”。最终,所有风花雪月都一扫而光,“他的思想几乎完全中止了活动”。这也反映了作者对于苦难社会所表达的无奈,纵有一腔情怀,也难以神思与遐想。

第三篇《死城(北京的一晚)》则更切中时弊。廉枫来到北京,无意间走到一个白茫茫的旷场,那竟然是个外国人的墓地,在那月下诡异

的氛围中，他在一个姑娘的坟前作人生苦痛的心灵交流。而一位看守墓园的老者的出现，将廉枫那与墓墟中人作伴的诗心拉回到现实中来。他们的对话，正是凄凉的现实世界的沉痛对白，而那位年轻人却还提了一个可笑的问题：“那你爱不爱北京？”得到的回答当然是：人穷了，人苦了，人老了，无路可走，还有什么爱不爱？“活不了，就得爱死！”那个时代的北京，就像个死城！——作者为我们展示出一幅凄楚苍凉的人生图画，让人感到，在那样的社会里，生与死，已经没有了区别！在徐志摩的小说中，这一篇应当是直面现实黑暗、揭示人生悲凉的好作品。

从邵洵美续写《瑯女士》时设“廉枫”一角色暗指徐志摩来看，上面三篇以“廉枫”为主人公的小说，或许正是徐志摩自身见闻的写照。

《家德》也是一篇记述普通人人生故事的小说。这样平凡的人处处可见，虽然生活在社会底层，却依然对生活充满乐观。包括家德的妈妈，总是能漠视一切困苦而笑对人生，以致有人用一句很诗意的话来比方她为：“山楼上去看太阳——满眼都是亮。”

《轮盘》讲的是一位小姐赌博后的心态及母亲和仆人的劝慰。赌注输光了，还会惦着扳回运气，而事实上终将与她家“老五”一样，由斯文的小姐变成为妖气的“鬼”。即使如此，她仍忍不住要把最后的最珍贵的珠项圈拿出来，犹豫着是不是把它也作为最后的赌注再去一搏。小说没有太多的情节与对话，而是通过对“三姐”的心理描写，活脱出赌红了眼的人的绝望神情与心灵扭曲，不能不令人慨叹甜美的女人如何变成了堕落的魔鬼！

《瑯女士》在徐志摩的小说中有着特别的意义。它是为纪念左翼青年作家胡也频被害而创作的，可惜只写了前面部分，未写完。后来邵洵

美进行了续写,却仍是未竟之作。小说主人公“瑯女士”被公认为就是丁玲(只是丁玲本人未曾承认)。这是徐志摩唯一一篇写血雨腥风中革命者与反动派斗争的小说。瑯女士的丈夫繁是为了铲除穷苦、争取穷人的幸福,而被反动当局逮捕。瑯女士即使不能十分理解爱人的思想,但也深知他的动机是纯洁的,因而在这样的黑暗时刻,瑯女士的心也是不肯向黑暗势力低头的。这篇小说中也有大量的心理描写,而故事情节所具有的社会意义,则又是他的其他小说所不具备的。

还有《小赌婆儿的大话》、《香水》,属童话故事。

除了在小说中反映社会现实、反映人的心理,徐志摩在许多散文中,也对人情世故、对社会现实作了论说。

其内容一是有关人生问题。

一位年轻人给报纸编辑写信,抱怨生活的乏味无望,徐志摩写了《给生活干燥的朋友》,他没有摆出一副尊者的面孔去教导抱怨生活的青年,要如何如何满怀信心、勇往直前,而是富于同情心地慨叹:“我向我的窗外望,暗沉沉的一片,也没有月亮,也没有星光,日光更不必想。”现实社会是黑暗的,找不到一个“与干燥脱离的生活的意象”。

有人谈论自杀,认为自杀愿望的形成,“至少也能增加不少无畏的精神,至少可以不怕死”。徐志摩认为不能鼓励自杀行为,活着,其实比死更难,死,是“思想上找不到出路时”所采取的“最消极或是最积极的方向——死——走去完事”。尤其在当时那样的社会里,自杀根本不能感化社会,“圣人早已死完了,我们活着都无能为力,何况断气以后”。这不啻是对社会的严厉批判。

其二是人在时局动荡中对命运的无助的感喟。

林长民(字宗孟)有文记述自己在南京遭军阀拘捕经过,文极简洁

精妙，徐志摩将其发表时写下按语，称“这篇文章写得有声有色”，“至少比他手订的中华民国大宪法有趣味有意义甚至有价值得多”。林长民于1925年11月24日在东北死于乱军之中。徐志摩引用他的文字，大发了一番感叹：“他文章里有几句话竟与他这回惨死的情形有相印处。‘微月映雪，眼底缤纷碎玉有薄光，倏忽间人影杂遝，则乱兵也。下车步数武，对面弹发……’上次脱了险，这回脱不了，（调一句古文调说）其命也欤！”

《求医》一文中，作者感叹“我们这倒运的民族眼下只有两种人可分，一种是在死的边沿过活的，又一种简直是在死里面过活的”。人无法抵挡“这普遍‘死化’的凶潮”，满目都是悲惨世界，渺小的个人只有随波逐流一途了。

其三是有关文化界的怪现象。思想文化界的守旧与维新的斗争，常常是一场概念混乱的混战。“一个自命时新甚至激进的人却发现他自己骨子里其实守旧甚至顽固”；争斗中“新派觉悟了许多向不曾省察到的虚陷与弱点”。还有那自以为是的留学生，无论身上贴有多少新标签，最终回国也不过是醉心于升官发财。徐志摩对于文化界的针砭，可谓深入骨髓。

徐志摩译的《高尔基论契诃甫》，说的是俄国的人和事，也同样可以作为对中国社会的一种观照。

总之，徐志摩对于社会与人生的观察与剖析，蕴含在他的许多散文和小说中，可以让我们知道他不只是一个擅长写抒情诗的诗人，而且也是一位人世苦痛的观察者和思想者。

陈益民

目 录

春 痕	1
两姊妹	14
老 李	20
小赌婆儿的大话	28
一个清清的早上	33
船 上	37
“浓得化不开”(星加坡)	41
“浓得化不开”之二(香港)	47
死城(北京的一晚)	51
家 德	61
轮 盘	67
瑯女士	75
给抱怨生活干燥的朋友	90
年终便话	93
守旧与“玩”旧	98
再论自杀	106

《一封情书》按语	109
求 医	112
想像的舆论	117
话匣子(一)	
——《汉姆雷德》与留学生	119
话匣子(三)	
——新贵殃	123
青年运动	126
至凌叔华(片段)	133
至胡适	136
高尔基记契诃甫	139

春 痕^①

一、瑞香花——春

逸清早起来,已经洗过澡,站在白漆的镜台前,整理他的领结。窗纱里漏进来的晨曦,正落在他梳栳齐整漆黑的发上,像一流灵活的乌金。他清癯的颊上,轻沾着春晓初起的嫩红,他一双睫绒密绣的细长妙目,依然含漾着朝来梦里的无限春意,益发激动了他 Narcissus 自怜的习惯,痴痴地尽向着镜里端详。他圆小锐敏的睛珠,也同他头发一般的漆黑光芒,在一泻清利之中,泄漏着几分忧郁凝滞,泄漏着精神的饥渴,像清翠的秋山轻罩着几痕雾紫。

他今年二十三岁,他来日本方满三月,他迁入这省花家,方只三日。

他凭着他天赋的才调生活风姿,从幼年便想肩上长出一对洁白蛟嫩的羽翮,望着精焰斑斓的晚霞里,望着出岫倦展的春云里,望着层晶叠翠的秋天里,插翅飞去,飞上云端,飞出天外去听云雀的欢歌,听天河的水乐,看群星的联舞,看宇宙的奇光,从此加入神仙班籍,凭着九

徐志摩漫话世情

① 初发表时题为《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》,后收入《轮盘》一书时改今题。

天的白玉阑干,于天朗气清的晨夕,俯看下界的烦恼尘俗,微笑地生怜,怜悯地微笑。那是他的幻想,也是多数未经生命严酷教训的少年们的幻想。但现实粗狠的大槌,早已把他理想的晶球击破,现实卑琐的尘埃,早已将他洁白的希望掩染。他的头还不曾从云外收回,他的脚早已在污泥里泞住。

他走到窗前,把窗子打开,只觉得一层浓而且劲的香气,直刺及灵府深处,原来楼下院子里满地都是盛开的瑞香花,那些紫衣白发的小姑子们,受了清露的涵濡,春阳的温慰,便不能放声曼歌,也把她们襟底怀中脑边蕴积着的清香,迎着缓拂的和风,欣欣摇舞,深深吐泄,只是满院的芬芳,只勾引无数的小蜂,迷醉地环舞。

三里外的桑抱群峰也只在和暖的朝阳里欣然沈浸。

逸独立在窗前,估量这些春情春意,双手插在裤袋里,微曲着左膝,紧啮住浅绛的下唇呼出一声幽喟,旋转身掩面低吟道:可怜这万种风情无地着!

紧跟着他的吟声,只听得竹篱上的门铃,喧然大震,接着邮差迟重的嗓音唤道:“郵便!”

一时篱上各色的藤花藤叶轻波似颤动,白果树上的新燕呢喃也被这铃声喝住。

省花夫人手拿着一张美丽的邮片笑吟吟走上楼来对逸说道:“好福气的先生,你天天有这样美丽的礼物到手。”说着把信递入他手。

果然是件美丽的礼物;这张比昨天的更觉精雅,上面写的字句也更妩媚,逸看到她别致的签名,像燕尾的瘦,梅花的疏,立刻想起她亭亭的影像,悦耳的清音接着一阵复奏的感想,不禁四肢的神经里,迸出一味酸情,迸出一些凉意。他想出了神,无意地把手里的香迹,送向唇

边,只觉得兰馨满口,也不知香在片上,也不知香在字里——他神魂迷荡了。

一条不甚宽广但很整洁的乡村道上,两傍种着各式的树木,地上青草里,夹缀着点点金色银色的钱花。这道上在这初夏的清晨除了牛奶车菜担以外,行人极少。但此时铃声响处,从桑抱山那方向转出一辆新式的自行车,上面坐着一个西装的少女,二十岁光景。她黯黄的发,临风蓬松着,用一条浅蓝色丝带络住,她穿着一身白纱花边的夏服,鞋袜也一体白色;她丰满的肌肉,健康的颜色,捷灵的肢体,愉快的表情,恰好与初夏自然的蓬勃气象和合一致。

她在这清静平坦的道上,在榆柳浓馥的阴下,像飞燕穿帘似的,疾扫而过;有时俯偻在前枢上,有时撒开手试她新发明的姿态,恰不时用手去理整她的外裳,因为孟浪的风尖常常挑翻她的裙序,像荷叶反卷似的,泄露内衬的秘密。一路的草香花味,树色水声,云光鸟语,都在她原来欣快的心境里,更增加了不少欢畅的景色——她同山中的梅花小鹿,一般的美,一般的活泼。

自行车到藤花杂生的篱门前停了,她把车倚在篱旁,扑去了身上的尘埃,掠齐了鬓发,将门铃轻轻一按,把门推开,站在门口低声唤道:“省花夫人,逸先生在家吗?”

说着心头跳个不住,颊上也是点点桃花,染入冰肌深浅。

那时房东太太不在家,但逸在楼上闲着临帖,早听见了,就探首窗外,一见是她,也似感了电流一般,立刻想飞奔下去。但她接着喊道;她也看见了:“逸先生,早安,请恕我打扰,你不必下楼,我也不打算进来,今天因为天时好,我一早就出来骑车,便道到了你们这里,你不是看我说话还喘不过气来,你今天好吗?啊,乘便,今天可以提早一些,你饭后

就能来吗?”

她话不曾说完,忽然觉得她鞋带散了,就俯身下去收拾,阳光正从她背后照过来,将她描成一个长圆的黑影,两支腰带,被风动着,也只在影里摇颤,恰像一个大蜗牛,放出他的触须侦探意外的消息。

“好极了,春痕姑娘!……我一定早来……但你何不进来坐一歇呢?……你不是骑车很累了么?……”

春痕已经缚紧了鞋带,倚着竹篱,仰着头,笑答道:“很多谢你,逸先生,我就回去了,你温你的书吧,小心答不出书,先生打你的手心。”格支地一阵憨笑,她的眼本来秀小,此时连缝儿都莫有了。

她一欠身,把篱门带上,重复推开,将头探入;一支高出的藤花,正贴住她白净的腮边,将眼瞟着窗口看呆了的逸笑道:“再会罢,逸!”

车铃一响,她果然去了。

逸飞也似驰下楼去出门望时,只见榆荫错落的黄土道上,明明缕着她香轮的踪迹,远远一簇白衫,断片铃声,她,她去了。

逸在门外留恋了一会,转身进屋,顺手把方才在她腮边撩拂那支乔出的藤花,折了下来恭敬地吻上几吻;他耳边还只荡漾着她那“再会罢,逸”的那个单独“逸”字的蜜甜音调:他又神魂迷荡了。

二、红玫瑰——夏

“是逸先生吗?”春痕在楼上喊道,“这里没有旁人,请上楼来。”

春痕的母亲是旧金山人,所以她家的布置,也参酌西式。楼上正中一间就是春痕的书室,地板上铺着匀净的台湾细席,稀疏的摆着些几案榻椅,窗口一大盆的南洋大桐,正对着她凹字式的书案。

逸以前上课,只在楼下的客堂里,此时进了她素雅的书屋,说不出有一种甜美愉快的感觉。春痕穿一件浅蓝色纱衫,发上的缎带也换了亮蓝色,更显得妩媚绝俗。她拿着一管斑竹毛笔正在绘画,案上放着各品的色碟和水盂。逸进了房门,她才缓缓地起身,笑道:“你果然能早来,我很欢喜。”

逸一面打量屋内的设备,一面打量他青年美丽的教师,连着午后步行二里许的微喘,颇露出些踟蹰的神情,一时连话也说不连贯。春痕让他一张椅上坐了,替他倒了一杯茶,口里还不住地说她精巧的寒暄。逸喝了口茶,心头的跳动才缓缓的平了下来,他瞥眼见了春痕桌上那张鲜艳的画,就站起来笑道:“原来你又是美术家,真失敬,春痕姑娘,可以准我赏鉴吗?”

她画的是一大朵红的玫瑰,真是一枝秾艳露凝香,一瓣有一瓣的精神,充满了画者的情感,仿佛是多情的杜鹃在月下将心窝抵入荆棘沥出的鲜红心血,点染而成,几百阙的情词哀曲凝化此中。

“那是我的涂鸦,那里配称美术。”说着她脸上也泛起几丝红晕,把那张水彩趑趄地递入逸手。

逸又称赞了几句,忽然想起西方人用花来作恋爱情感的象征,记得红玫瑰是“我爱你”的符记,不禁脱口问道:“但不知那一位有福的,能够享受这幅精品,你不是预备送人的吗?”

春痕不答。逸举头看时只见她倚在凹字案左角,双手支着案,眼望着手,满面绯红,肩胸微微有些震动。

逸呆望着这幅活现的忸怩妙画,一时也分不清心里的反感,只觉得自己的颧骨耳根,也平增了不少的温度。此时春痕若然回头,定疑心是红玫瑰的朱颜,移上了少年的肤色。

临了这一阵缄默,这一阵色彩鲜明的缄默,这一阵意义深长的缄默,让窗外桂树上的小雀,吱的一声啄破。春痕转身说道:“我们上课罢。”她就坐下,打开一本英文选,替他讲解。

功课完毕逸起身告辞,春痕送他下楼,同出大门,此时斜照的阳光正落在桑抱的峰巒岩石上,像一片斑驳的琥珀,他们看着称美一番,逸正要上路。春痕忽然说:

“你候一候,你有件东西忘了带走。”她就转身进屋去,过了一分钟,只见她红涨着脸,拿着一纸卷递给逸说:“这是你的,但不许此刻打开看!”接着匆匆说了声再会,就进门去了。逸左臂挟着书包,右手握着春痕给他的纸卷,想不清她为何如此慌促,禁不住把纸卷展开,这一展开,但觉遍体的纤微,顿时为感激欣喜悲切情绪的弹力撼动,原来纸卷的内容,就是方才那张水彩,春痕亲笔的画,她亲笔画的红玫瑰——他神魂又迷荡了。

三、茉莉花——秋

逸独坐在他房内,双手展着春痕从医院里来的信,两眼平望,面容澹白,眉峰间紧锁住三四缕愁纹;她病了。窗外的秋雨,不住地沥淅,他怜爱的思潮,也不住地起落。逸的联想力甚大,譬如他看花开花放就想起残红满地;身历繁华声色,便想起骷髅灰烬;临到欢会,便想惋别;听人病苦,便想暮祭。如今春痕病了,在院中割肠膜,她写的字也失了寻常的劲致,她明天得医生特许可以准客人见,要他一早就去。逸为了她病,已经几晚不安眠,但远近的思想不时涌入他的脑府。他此时所想的是人生老病死的苦痛,青年之短促。他悬想着春痕那样可爱的心影,疑